

时光里的五店市

■蔡安阳

青石板路泛着岁月浸润的柔光，转角处燕尾脊如墨笔勾勒的飞檐，在暮色中舒展身姿。五店市静卧于晋江繁华深处，恰似一本古朴的线装古籍，翻开便是千年光阴的褶皱。这里曾是唐宋要道，五间店铺撑起市井烟火，而今化作闽南文化的鲜活长卷，每块墙砖都浸润着生活诗意与历史余温。

晨光总是率先爬上蔡氏家庙的马背墙，宋代烧制的红砖在朝阳下流转着琥珀色的光泽。万字纹砖雕虽被风雨磨去棱角，却仍留存着匠人雕刻时的虔诚。轻推半掩木门，天井玉兰簌簌落英，青石板积水如镜，倒映着斑驳彩绘的雕梁画栋——八仙过海的衣袂，似在微风中若隐若现地飘动。

雨后的红砖厝最是灵动。雨水顺着滴水兽的嘴角坠落，在白石须弥座上敲出清越声响。砖缝间蓬勃生长的苔藓，以浓绿撞破朱红墙面，宛如水墨在宣纸上自然晕染。老妪倚着门槛择菜，蓝布衫的补丁与砖墙裂痕相映成趣，她手中

滴落的水珠，惊起石缝里藏匿的蟋蟀，奏响一曲生活的韵律。

贯穿五店市的石板路，每一块都是故事的载体。明代商队的骡马蹄印、清代书生赶考的足迹，与如今孩童追逐的身影重叠。街巷间的古大厝成了游人镜头里的背景，历史的厚重与现实的鲜活在此悄然交融。

朝北大厝前，老人们常坐于竹椅上，面前竹簸箕里铺满晒干的茉莉花。游人询价时，他们操着带闽南腔的普通话应答，皱纹里盛满笑意，如同厝前古井的水，深邃而温暖。一旁糖画摊前围满孩童，艺人手腕翻转，糖丝在石板上凝成凤凰，在阳光下晶莹剔透，引得阵阵惊叹。

暮色降临，锣鼓声起，闽南高甲戏后台，油彩香与木柱檀香交织，戏台上繁复的藻井如星图密布，每道木纹都浸润着百年喝彩。鼓点铿锵，木雕神仙仿佛也屏息聆听，与台下观众一同沉醉于古老的戏韵之中。

月夜南音最是动人。庄氏家庙庭院中，老艺人轻拨琵琶、缓吹

洞箫，月光透过雕花窗棂洒落银辉。弦音响起时，墙角桂花纷纷飘落，与婉转的南音缠绵交织。海外游子听得热泪盈眶，颤抖着记录下这旋律——那是刻在血脉里的乡音，是跨越山海的乡愁密码。

暮色中的五店市，烟火气愈发浓郁。土笋冻摊位前，海蛎饼在晶莹冻体中若隐若现，蒜蓉醋汁浇下，酸香四溢；润饼嫂竹撑飞旋，薄如蝉翼的饼皮裹满炒米粉、海苔与花生糖，咬一口尽是春日滋味。石鼓庙前，老人将银丝般的线面挂在竹竿上晾晒，夕阳为其镀上金边，妇人前来购买“状元面”，老人多加的那两把面，盛满对后辈的殷切期许。

离去时，夜市灯笼渐次亮起，红光映照着红砖古厝，连空气都染上了暖意。老榕树下，年轻人弹唱着闽南情歌，歌声穿越时光，与千年的叫卖、戏曲、欢笑交融，酿成一坛醇厚的岁月佳酿。这座隐于都市的古村落，早已将闽南之魂揉进每道砖缝、每片瓦当，等待着每一位过客续写属于自己的诗篇。

监控里的母亲

■吴云娥

我的手机监控软件上有四个窗口，监控着惠安老家的角角落落。人在厦门，目光却常被那方寸屏幕牵回——最常牵引我心的，是母亲的身影。周一到周五，她像陀螺：带孩子、做饭、浇菜、洗碗……偶尔躺在红木沙发上刷会儿抖音，那便是她难得的休息。可一到周末，监控画面里，母亲便“消失”了——她骑上电动车，去做挑水泥的小工了。

每一次，她都说很近，骑车半小时就能到。这么热的天，她骑着电动车从东岭到张坂，有时候也挺佩服母亲这般毅力。母亲今年61岁了，挑水泥结束后，回到家里都已经天黑了，汗流了一脸，脖子和脸都黑了一圈，第一句话却是问我们：“你们晚上要吃什么？”

上周，台风来了。气象台发了台风暴雨预警，工地通知停工。监控里母亲不断地和工地的包工头打电话，她的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期盼：“师傅，明天还可以去上班吧，也不知道下多大的雨。”电话那头只是叫她等通知。这般短暂的“闲”加剧了母亲内心的不安。

于是，母亲一会儿准备着雨鞋，一会儿擦一擦惠安特有的黄斗笠。有时候看监控回放的时候，时间轴都是满格，没有断开过地显示，母亲一直在走走停停。过了一会儿，母亲索性躺在沙发上，刷起抖音来了。手机里传来闽南语：“婆媳关系要融洽，学我这么做……”母亲向来喜欢看一些泉州本地的视频，可能是因为更亲切一些吧。

第二天一早，暴雨果然来了。风把果园里的芒果树的两根枝干刮断，垂倒下来。监控里，果园的各种果树开始在摇晃，因为雨下得很大，监控也开始模糊了。母亲听到雨声，早上6点就起床了。她包好花巾，戴好斗笠，穿着雨衣，正想出门。后来她看了看暴雨，担心安危，就又上楼去了。

早上7点，母亲又出现在监控画面的一楼客厅里。没有事情做，唉。对于没事情做，她是焦虑的，焦虑没有收入来源，焦虑力量无处使。她叹了口气，接着，她提了一个水桶，拿了一只拖把，从三楼洗地板洗到一楼，母亲近乎执拗地擦洗着每一寸瓷砖，然后把沙发也擦了一遍。做完这些已到上午11点了，母亲又进了厨房。满满当当的活计，是她填满日子、驱散“闲”愁的唯一方式。

在监控里，我看着母亲的一日生活。

小小的屏幕框住了母亲的身影：或是陀螺般旋转于灶台厅堂，或是周末的“消失”，或是台风天里近乎固执地擦洗。监控记录着她的“忙”，却丈量不出那份“闲不住”的分量，更盛不下100公里外，一个女儿心头沉甸甸的挂念。窗外的雨已经停了，监控里的母亲，又起身走向厨房——她的日子，总在“下一件事”的路上。

从“奶奶家”到“你的家”

■乔志兵

暑假，我带着孩子回到乡下老家，一来慰藉自己浓浓的思乡之情，二来探望年迈的父母。孩子每次说回奶奶家，我都会认真地纠正他：“奶奶家，就是你的家。”曾几何时，我还会和家人抢着看电视，如今生活里事务繁多，似乎总有做不完的事，再难拥有那样悠闲的时光，去静静感受慢节奏的生活。所以，每到午后，我总爱带着孩子四处逛逛，去体验乡下独有的烟火气息。现在的乡下早已今非昔比，镇上各种设施一应俱全，规模较大的超市就有五六家，只要是你能想到的日常用品，在这里都能买到。快递可以直接送到乡里，鱼肉等食材也能送货上门。道路修得宽敞平坦，网络信号也十分稳定，一点都不卡顿。

如此看来，住在乡下真没什么可发愁的。生活节奏慢些就慢些吧，至少作为养老之地，这里有山有水，邻里之间相处和睦，氛围融洽。于是，我和妻子便带着孩子前往江边漫步。登上大坝，一片绿油油的油菜地映入眼帘，大片大片的花海如潮水般向我们涌来，浓郁的花香四溢飘散。远处，江对面的岛上，风力发电机巨大的风叶悠悠转动。妻子和孩子满心欢喜地沉浸在这美好之中，周围蝴蝶翩翩起舞，蜜蜂嗡嗡忙碌，生活仿佛被爱意填满。我则拿起手机，不停地按下快门，想要把这美好的瞬间一一留存。穿过这片油菜地，我们便来到了江边，还好江岸并不陡峭。只见江面上停着几艘小船，这些船似



乎已有好些年头未曾开动了，破旧得几乎半躺在水面上，因为江边已禁渔很久。不远处，一棵高大的柳树静静伫立，仿佛忠诚地守护着这片江水。

妻子和孩子都脱下凉鞋，在江边欢快地戏水。突然，孩子用手指向远处，好奇地问妈妈：“那是什么呀？黑黑的，还在吐水花，叫声就像娃娃一样。”妻子笑着回答：“这可是我们国家的宝贝动物——江豚，我们这儿的土话叫它‘江猪’。”我们在沙滩上漫步，凉爽的江水轻轻拍打着脚丫，那种感觉美妙极了。不知不觉间，我们走到了三江口，这里是湖、江以及小岛的汇流处。在这里，能看到来来往往的运输船，能看到鸟儿在高空中飞翔，船上不时传来响亮的汽笛声，提醒着过往船只注意航行安

全。航行的浮标指示灯闪烁着，指示出一条绿色通道。妻子和孩子索性坐在沙滩边，就这样静静地望着远方，欣赏着夕阳映照下泛红的江面，看着一艘艘船儿远去，又有新的船儿拉着汽笛缓缓驶来，还不时能瞧见江豚露出半个脑袋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我在一旁轻声提醒妻子。妻子这才回过神来，拉着孩子的手说：“咱们明天再来。”孩子满脸的不舍，只能和船儿道别，船儿像是听懂了似的，拉响汽笛回应。我们登上大坝，路过太阳能发电装置，它发出的微弱电光，似乎在照亮我们下坝的路。路过小镇，镇上的路灯整齐排列，清晰地指引着方向。我们骑着车行驶在乡村小路上，一路上，乡亲们热情地笑着，目送我们回家。

